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16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味之道

□苏州 凌龙华

味在舌尖,道在厨艺,味道则弥漫在“人间烟火”中。

滋味首在咸。咸能激发起细胞吸食的潜能。当年农家用大把粗盐腌大青菜,一大缸,滋味贯通大半年。

咸具锋芒,不扯淡。记忆中犹藏着那条“穷带鱼”,干瘦,蜡黄。穷带鱼,死咸,猛咬一口,咸得龇牙咧嘴,哗哗哗,一大碗粥下肚了。贫穷岁月,这真是一以当十的好菜,价贱,耐腐败,既打了牙祭,又有滋有味、有声有色解决了吃菜难题。有俗语,“乡下大叔,咸鱼过粥”,大大咧咧,自得其乐。小孩子难免贪嘴,旁人便吓唬:“穷带鱼,咸煞伊。”现在想想,这“穷”字着实微妙,盐的渗透力、滋味的穿透力,尽在其中。

胃有记忆,乡愁的另一种表述就是老家的味道。出生在吴江的费老费孝通先生,八十多岁高龄时还郑重其事题赠了一幅墨宝:“家乡美食,麦芽塌饼。”麦芽塌饼软塌塌,那个糯,那个甜,那个清香,直接来自乡土,来自生生不息的田野。但一往情深者,可能还是老灶头的饭菜,费老说,他家的味源是老屋中的那口“酱缸”。

“闻闻臭,吃吃香。”不由想到臭豆腐干。臭豆腐离不开臭卤,臭卤与酱缸比肩,堪称“难兄难弟”,那是农家当作宝的“味源”啊。卤自制,多半源自腌菜老卤。溽暑易“疰夏”,卤制的“臭坯”最开胃。臭豆腐干是“臭坯”中的上乘食材,一油炸,表皮金黄而爽

烟火人间

母亲的信仰

□高邮 姚正安

多年前秋天的一个早晨,一位朋友随我回老家。老家是个百十户人家聚集的大村子,村子的历史很长,长得算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村子上的古庙、古巷、古祠堂早已被拆了,但还是渗透着古老的气息。

我们到家时,母亲正在烧香,并跪在蒲团上叩拜。老式七架梁的堂屋里弥漫着浓郁的香火气。

朋友看着我母亲虔诚的神情,以及老爷柜上摆放着的观世音塑像、财神与钟馗贴纸,还有长长短短、粗粗细细的条香、箍子香,伸了伸舌头,悄悄问我:令堂是佛教徒,还是道教徒?

我无言以对,我真的不知道。

母亲烧香敬神有好些年头了。母亲吃花斋(不是常年吃素,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吃素),我不知道母亲一年内的哪些时段吃斋,但吃花斋是肯定的。有几次回家,母亲不吃荤,父亲告诉我,“这几天你妈妈吃斋”,花斋一说,是父亲告诉我的。每年冬季一进“九天”,母亲还与村上一般大小的婶婶们一起“坐九”,吃斋念经敬神。我遇过几次。只见母亲穿着一条藏青色的厚布裙子,口中念念有词。事后我问母亲,念的什么经?母亲目光斜视着我,微笑地嗔怪道:你这个小伙。

母亲大字不识一个,能念全什么经呢,我敢说她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念全一本经的。但她们一个个双目微闭,身体挺直,神情专注,一副心有所依的样子。

这能说我母亲有宗教信仰吗?我以为,

家庭相册

听苏州评弹

□陕西西安 刘萌

从苏州旅行回来许久,一直都忘不了评弹,打开手机翻出半月前听曲儿时拍下的视频,一声“青砖伴瓦漆,白马踏新泥”,绵软的声音一起,整个人又一次陷落到与苏州相遇的美好日子里。

久居北方城市的我,一踏入苏州,便被这座江南水乡深深吸引。顺着山塘街的河道边游走,红灯木门,屋瓦白墙,小桥流水,几条乌篷船缓缓划过,水面荡开层层涟漪,将江南小镇古色古香的温婉气息展露无遗。

拐过几条街角,一个临街的小院映入眼帘,门口有人售票,内有评弹演出茶座。在来之前,早就听闻苏州评弹有着“江南明珠”的美誉,这样的盛名,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。于是,我不假思索要了靠前排的位置坐着,不一会,人满开席。两位穿着长衫、旗袍的演出者登场。两把椅子,配着琵琶和三弦,转轴拨弦之际,吴侬软语顷刻间醉了人心。

弹唱的曲目是十大名曲之一《白蛇·赏中秋》,“七里山塘景物新,秋高气爽净无尘……”歌里唱的是白蛇与许仙半日偷闲,游船赏景情意缠绵的温馨故事。男女对唱,旋律清新婉转,琴音悠扬如山泉潺潺,让人回

旅途况味

脆,内在酥松而玉色,趁着热力,咬开,真叫“喷香”。蘸了辣酱吃,滋味更胜一筹。

“肥嘟嘟,美滋滋。”野苋菜茎经卤一“臭”,蒸食,口味绝了。那是一种野苋菜,长得狂野带刺,茎粗壮。常规烹调法拿它没法。但经卤一臭,化腐朽为神奇,茎内质呈果冻状,蒸熟后,用嘴一吮,滋味是一下子摊上舌面,糯,鲜,肥美啊。肥为五味之外有点尴尬的滋味,通常只定义为状态。品尝过臭苋菜,你会明白“肥”真的是一种可独立的滋味。

大肠肥美,白切大肠尤显肥美之下的灵魂——鲜活。古镇黎里有套肠,大肠中套小肠,一套总可七八根。这样的套肠,滋味紧实而不呆滞,肥与鲜咬合得刚刚好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黎里教书,辣鸡脚还如村姑赶集,不够出趟;出色的是白切套肠,起初镇商业公司食堂有时有供应,一小碟,数元而已。白切套肠必须热吃,蘸了鲜酱油吃,鲜美得令你腮帮子肥嘟嘟,滋味在口腔里打转呢。另有一食材,猪肺,猪肺汤二三毛钱一碗。汤清,肺片如三角帆荡漾,汤面葱油花泛逸,喝一口,“鲜得掉眉毛”。

“吃香喝辣。”江南温存,苏帮菜传统绵甜。“辣”就像外来者闯入,一闯入,基因强大,迅即俘获味蕾。不知为何,我自小喜欢“辣白菜”,三五分钱一小包,当零零食吃,辣得啾啾吐气,但鲜得你蹦蹦跳跳。

无味使之入味,有味使之出味,出入之间,生活也。

是没有的。

母亲二十岁嫁给我父亲,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七十六个年头。七十六年,从混乱走向太平,从贫穷走向小康,家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故,村子里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,母亲一直恪守妇道、母道和为人之道,倾心向家庭,倾情和邻里。母亲从未与人吵过架,哪怕是利益当头,也不会与人争高争低、挑肥拣瘦、高声红脸。村子里关于母亲传说最广也最为众人夸赞的是,父亲于30多岁时,生了一场怪病,卧床年余,医生判了死刑,有人甚至劝母亲离家出走,另择高枝,母亲不为所动,变卖首饰,坚持为父亲治病,父亲居然康复,而且几十年再无大疾,家庭也因此像风雨中的小屋屹然不倒。至于为村人们做了什么,母亲从来不说,但人们心里有杆秤。村里人都夸母亲是个好人。

有一天,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:我活到九十岁,够本啦,你们弟兄姊妹日子过得也不丑。我还求什么呢?我只求你们几家子平安无事,我自己有个好死场。

我听了母亲的话,内心里非常震撼,也感到心酸。

2018年农历三月初一清晨,母亲挎着沉重的香篮子到庙里烧香,许是走得急,途中跌倒,再也没有起来,一天后,安详而逝,得高寿九十六岁。母亲可以说是无疾而终。来家里吊唁的村里老人们都说母亲修到了好死场,自己没有受罪,也没有连累下人。

母亲是有信仰的。

味无穷。

苏州评弹历史悠久,明清时期尤为为大盛,它是一种结合了苏州方言带着浓厚地方特色的中国戏曲艺术形式,将江南的风景、生活和百姓的情感巧妙地融入音乐中,被称为“生活百态的镜像”,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欣欣向往。不同于动辄就要服饰道具俱全,还得搭个舞台才可演出的其他种类戏曲,苏州评弹是一种“小家碧玉”的艺术,它讲述着平凡人的生活 and 情感,最是贴近百姓的平易近人,小巷弄堂、水乡小桥、院落一角,两张凳子,一个方桌,一盘瓜子儿,就着一壶茶水便可入座。一曲唱罢惬意半晌,任时光游走,仿佛可以听到地老天荒。

北宋文学家秦观曾在《江城子·慢饮烟树从初歇》中写道:“流苏香袖舞红绡,评弹月夜惹愁肠。”想必这大词人也曾在某个月夜的游船上,被这吴侬软语的柔情撩拨过心弦吧。江南韵,苏州音,诗篇曲调动人心。看一座城市的美,不光是瞧外在的建设、经济的繁荣,文化和底蕴才是最扎根深入人心的东西。也亏了这样精致温婉的江南,才能孕育出如此婉转动听的悠扬旋律。

寻暖记

□河北保定 张金刚

再精准的天气预报、再贴心的妈妈唠叨,远比不上一场凌厉、速冻的狂风暴雪的“严逼”来得有力、有效。人们纷纷翻箱倒柜,将压箱底儿的冬衣拿出来,掸掸尘,去去皱,裹在了身上。

一秒入冬,立时寻暖。

饭菜最有暖意。包一顿饺子。你剥馅儿,我和面;你擀皮儿,我来包;你煮饺,我做菜。分工明确地忙活,边唠家常,最后热气腾腾地围坐品尝。擀一顿面条。西红柿鸡蛋或白菜肉丝卤,原汤煮了,全是妈妈传下的手艺和味道。熬一锅八宝粥。慢慢熬,熬到开花、融合,熬到喷香、黏稠。一勺一勺下肚,暖胃,更暖心。炖一锅杂烩菜。待食材皆熟,滋味渗透调合至最佳,盛上一盘,就着吃碗米饭,吃个馒头,那叫一个过瘾。

再有时间、兴致的话,炖一锅萝卜羊肉,蒸一锅红枣糯米糕,炸一盆荤素丸子,烙几张葱花油饼,腌一坛脆爽泡菜,榨一壶香浓豆浆……猫在厨房,变着花样儿地扮靓冬季餐桌,饭菜热热的,家人暖暖的。

若有“无用”好友相邀,趁场雪中“火锅宴”,那自是美到极致,暖到心底。落地窗外雪花飞舞,小雅间内蒸气氤氲。筷起筷落,火热吞下群英荟萃的人间风味;杯起杯落,满载着快乐、悲凄、烦忧、愁苦、迷茫,细细品出至真至淳的人生百味。

阳光大好的冬日,最宜出门做点儿“暖事”。喜欢静,就拣个向阳、背风的墙根儿,在暖暖的阳光里,凑一局扑克或象棋,吵得面红耳赤也无妨,图个乐子嘛!或听听“墙根儿广播站”的高谈阔论、坊间琐事,感兴趣的,就插上一句;不感兴趣的,就关上耳朵。喜欢动,就随性“动起来”,寻找单属于冬天的一种“炙热”。

父母尚在,老家依旧是温暖处。煤炉在房间一角火红燃烧,烘得父亲、母亲和我脸红红的、衣服烫烫的。母亲不时拍一下我的腿:“离远点儿,别烤糊了。”继而抖落出我儿时不堪回首的糗事。闲聊间隙,母亲剥一块烤得焦糊的红薯给我,黄瓤的、白瓤的,喷香、甜面,吞下的那刻,烫得我喉咙疼。

安享温暖一隅,独处也是极好的。听着中意的音乐、戏曲,打理打理窗前的花草草,看着它们鲜嫩、娇艳的模样,心里也似开出了花儿。

四时有景

雪明照童年

□山东宁阳 王凤英

一夜大雪悄无声。轻轻推开房门,一阵清冷便迎面扑来。耀眼的雪,平整地铺满整个院子,像厚厚的羊绒毯。房顶上、树枝上,也满是积雪。抬眼望去,到处都是白茫茫的。

父亲起床后生着炉子,看着发愣的我,说:“扫扫雪,吃了饭早点上学去。”我从偏房取了扫帚,开始扫雪。等清理完院子,打开大门,就以扫帚为笔,在洁白的雪地上画出一条米把宽的小路。用手摸前额时,已有了细密的汗珠,棉袄里也裹着一团热气。我索性甩开膀子,再扫得远些。那些积雪被堆在一棵棵或大或小的杨树、槐树下。那里,或许就是飘舞的雪花们期待的归宿吧。

上学的必经之路上,雪被踏了个乱七八糟。伙伴们追逐嬉闹,大喊大叫着,有的在刚踩实的雪道上溜冰,有的打起雪仗。教室后面是一排杨树,上着课,我们的眼睛却盯着窗外,直到让老师敲了脑壳,才回过神来。可紧接着,积雪落地的扑簌声又牵动了我们的耳朵,思绪早就飞到窗外去了。终于下了课,小伙伴们“噏呀”一声冲出课堂,抓起一团团雪尽情抛撒。

放学后,二哥就叫上我,到野外打兔子。二哥喜欢在农闲时节打猎,他那时才二十岁刚出头,扛着猎枪的样子颇有几分英武。

站在空旷的田野里,觉得自己很渺小。极目四望,大地洁白得让人感到很庄严。我猛吸一口冷气,再徐徐吐出,看着雾气慢慢飘散在空中。二哥轻声告诉我打兔子的秘诀:“看蹄印辨走向,瞧见土堆就放枪。”那意思是说,兔子的蹄儿是尖的,雪窝里的“尖”指的方向就是兔子跑的方向,如果辨认不准,走反了,是永远找不到兔子的。天冷了,兔子没处藏,便扒开积雪,刨开冻土,找个窝歇息。有小土堆的地方,肯定就有兔子了。循着蹄印的方向,我和二哥往前追寻。在我们走过的雪地上,留下几行零散的脚步。我忽然就看见一个小土堆,忙告诉二哥。二哥举起猎枪,只听“砰”的一声,那只安卧雪中的兔子就脑袋迸裂了。我从二哥手里接过那只还有几分温热的兔子,提在手里。临回家时,二哥还在兔道上放了夹剪,上面撒些草屑和雪,用作伪装,等待另一只倒霉的兔子。

雪后的周末,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在扫净的院子里,我用木棒把圆形的荆条筐支起来,然后在筐上撒一把麦粒或谷子,再用细绳拴好木棒。我和哥哥藏在远远的角落里,手牵绳子,等待觅食的麻雀。麻雀是很敏感的,试探着前行几步,再四处瞅瞅是否埋伏着敌人,犹豫徘徊的时候,还留下了梅花样的爪痕。可它们怎能抵制食物的诱惑呢,最终还是来到了筐下。我舍不得把它们烹炸后吃掉,玩弄一阵儿,就想放走,便在地上撒了些谷子,让它们吃饱了再走。它们哪还敢再吃啊,我手一松,就飞跑了。

这些年,我似乎离故乡越来越远了。可每逢下雪,我就想起雪后静谧的山村和那些带给我快乐的与雪相映的童年趣事。

岁月弦歌